

岁月

刘芝凤 著

民族出版社

岁 月

刘芝凤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刘芝凤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4

ISBN 7-105-03857-8

I. 岁…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56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1	劫后重逢
7	洋楼里的土媳妇
15	商场如战场
23	黎明前的黑暗
30	重返湘西
36	背背罗
44	欢乐的斗春牛
53	早春二月
60	少女之春
67	祸从口出
74	滴血的爱
80	天若有情
88	苍天作证
97	轩然大波
104	忍辱负重
113	边寨知青

119	莫道真情了
128	暴风骤雨
136	重建家园
143	气吞山河
151	霜打桃花
158	乱世婚礼
167	祸在福中藏
173	冤家对头
181	喜从悲中来
188	沸腾的群山
196	祸不单行
204	凤凰涅槃
211	苦爱
220	冰雪消融
229	风满吊脚楼
238	又是春暖花开时
249	爱河里流淌着一支心酸的歌
256	康复医院的六号病人
265	陌生的世界
277	他乡遇知音

- | | |
|-----|---------|
| 284 | 回乡 |
| 292 | 初出茅庐 |
| 299 | 哀兵背水 |
| 307 | 抖落的爱情 |
| 314 | 阳光背后的阴影 |
| 321 | 情到深处 |
| 331 | 苦涩 |
| 338 | 陷阱 |
| 347 | 祸起萧墙 |
| 356 | 我不是第三者 |
| 363 | 一寸相思 |
| 372 | 风雨夜来时 |
| 379 | 亲不亲故乡人 |
| 387 | 一地两相思 |
| 394 | 故弄玄虚 |
| 403 | 幸运背后的阴谋 |
| 411 | 保姆 |
| 418 | 寻亲纵然千百里 |
| 427 | 风雨路迢迢 |
| 435 | 爱之过 |

444	阴谋
452	情之惑
461	再当保姆
469	塞翁失马
477	患难真情
486	水落石出
497	悲欢离合
505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513	皇天不负有情人
524	后记

劫后重逢

一九四八年三月，天津码头。

码头上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破框烂板随处可见。由于战争，平日里井然有序的航船班期早已混乱无序，早春的寒潮，扑打着人们那紧张而又企盼的脸庞。寒气袭人，码头上十几个先生、太太和司机焦急不安地在那儿候船接客，时不时有人把冻僵了的双脚死劲跺几下。

“呜——”，江面上远远传来一阵长长的汽笛声。

码头上的人们顿时雀跃起来。一个十七八岁，穿着紧身西装，梳着分头的男孩，兴奋得直摇身边那个早已泪如泉涌，身着华贵旗袍，五十来岁稍显富态的夫人：“妈妈，船来了，哥哥乘的船来了呀。”

钱夫人掏出真丝手帕，擦着眼角的泪水，激动得不停地喃喃自语：“回来了，回来了，终于平安地回来了。”

钱一谦受母亲的感染，眼眶里也盈满了泪水。

“妈，哥哥真的回来了吗？我真的很想他，我都记不得他长得什么样子了。”

“是啊，你哥上大学时，你才八岁，这一走走十年。他成什么样儿，妈也怕认不出来了。唉，都是这可恶的战争。”

钱夫人说着说着，泪水止不住地又流出来了。“不知你哥身板儿是否还结实？小时候一变天，他就会患感冒、发烧，这些年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要不是你表姨父从武汉发来电报，你爸和我都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哥了。”

“呜——”，一艘长十丈左右，三层客舱的“新鸿运”客轮徐徐靠岸，船上船下的人们兴高采烈地频频招手，寻找自己的

亲人。

二层舱栏边，姚桂桂穿着乳白素色旗袍，背上背着一岁多的女儿小诗，搀扶着因肺病而憔悴不堪的丈夫钱一夫，向码头上的人群索望。第一次来天津的湘西女子用她那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望着这个陌生的城市，新奇感超过了忐忑不安。她兴奋地看着天水相连的渤海湾，体味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境。姚桂桂没想到自己能有一天，乘着挂云帆的大船，在茫茫沧海上飘泊几日，来到这渤海湾边的城市。

姚桂桂望着前面这座拔地而起的北方城市，第一个感觉就是南方有南方的清秀，北方有北方的旷美，从大山走到平原，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激动，仿佛四肢一下子放开了，好舒服，好惬意。

“妈，妈妈，妈妈。那是我娘啊。”穿着灰色长衫，戴着一边缠着细铁丝眼镜的钱一夫，两眼紧张地在码头上的人群中搜索，突然摇着妻子桂桂的肩头，激动地指着一位身穿黑绒丝旗袍，五十开外的妇人叫道：“那是我娘，那是我娘啊！”钱一夫手都发颤了，两眼闪着兴奋的光，蜡黄的脸上荡着红云，像是对妻子又像是对自己喃喃地说：“我离家时，母亲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呀。”

姚桂桂喜中有怯，女儿快两岁了，她还是第一次见公婆的面，他们肯接受一位来自湘西的儿媳吗？

船上的人争先恐后地往船下奔去。钱太太紧张地盯着一个个扑向亲人怀抱的下船人，心里不断地祈祷着，手中的丝帕都捏出了汗。

“妈，妈妈，妈妈。”钱一夫跌跌撞撞地扑到钱夫人的跟前，叫声娘，双腿缓缓地跪在地上，姚桂桂也怯怯地跟着跪下。

十年的战乱，十年的背井离乡，十年的生离死别，那思亲之苦，思乡之痛，死里逃生的亲人重逢之悲喜，像开了闸的洪水般涌出，钱一夫抱着娘的双脚，痛哭失声。

“一夫？一夫！是我的一夫吗？我的儿呀……”钱夫人盯着眼前这个瘦高单薄，剪着平头，弱不禁风的男子，双手不由自主地抚摸着他的头，愣了半晌，才悲悲切切地哭出声来。

这平头是那么的熟悉，儿子从小就爱留平头。这不是一夫是谁呢？十年前那风流倜傥、血气方刚的儿子变成了眼前这么一个病病歪歪的样子，为娘的能不心疼吗？

“大哥，欢迎你回家。”钱一谦含着热泪扶起哥哥和嫂子。“这位就是我的嫂子吧？”钱一谦热情地冲着姚桂桂甜甜地叫了声“大嫂”。

姚桂桂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泪水也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

“妈，这是您儿媳，姓姚名桂桂。桂桂，快叫妈。”钱一夫这才记起把妻子介绍给娘。

“妈，儿媳我这里给您下礼了。”姚桂桂赶紧给婆婆下礼。

钱太太连忙扶住儿媳：“罢了，罢了。这是——”钱夫人这才发现儿媳妇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又惊又喜。

“这是您的孙女，叫小诗。一岁零七个月。”姚桂桂忙解开背带，放下背上的女儿，牵着她的小手到婆婆跟前说：“这是你奶奶，小诗乖，快叫奶奶。”

清清秀秀的小诗，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许是有些晕船，站在奶奶面前还直摇晃。在妈妈的一再鼓励下，小诗才用呀呀学语、不太清晰的童音，稚声稚气怯怯地跟着妈妈学着喊了声：“奶奶”、“叔叔”。

“怎么取这么个伤感的名？”钱夫人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哦，我和桂桂都喜欢古诗，就给女儿取名小诗了。”钱一夫笑道。

“好了，好了，先回家，家里人都等急了不是吗？”钱一谦笑着说着，手勤眼快地帮嫂子接过行李箱，叫母亲和哥哥一家

上车。

钻进轿车，桂桂用屁股摇了摇坐垫，悄悄地在一夫的耳边说：“这可比我们在重庆坐那烧焦煤的‘大道奇’和烧木炭的大货车舒服多了。坐这车可要花好多钱吧？”

钱夫人脸上掠过一丝不屑的神色，干咳了一声，说：“这是咱自家的车。”

钱一夫还沉浸在团聚的幸福里。他一手抱过小诗，一手指着窗外的花花大街对妻子说：“桂桂，过些天，你想上哪玩玩，叫司机带你去，天津玩的地方可多哩，这里还有许多你在老家和云南都没吃过的东西。”

“妈，爸爸呢？爸爸身体还好么？家里其他人都还好吗？”钱一夫激动地把想知道的事，想说的话，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你爸三天前带着五姨娘上北平还没回来，他会赶回家的。”

“我爸又娶了五房？”钱一夫有些不快。

姚桂桂只觉得背心直冒冷汗。车上有些挤，她动也不敢动，直直地坐在那里。

钱夫人恢复了常态，矜持而又冷漠地说：“你们学校南迁昆明的那年，日本人来了。你爸急着把厂子南迁重庆，正赶上二姨太太生孩子走不了，我和三姨太太跟着纱锭厂和帆布厂先走，你爸陪着二房留在天津，守着大生药行。日本人占领北平二十多天就把天津也给占了，药行也给日本人霸了去，二姨太太难产死了。你爸才赶到重庆。我们在重庆除了制军服，还做民生品，发了财后你爸又发展了两个厂和一个贸易行，又娶了四房和五房。日本人投降的那年，四姨太太跟一个美国飞行员跑了。年底我们家最先复员回迁天津。”

钱夫人说到这儿叹了口气，眉睫自然而然的聚在一块，快快地叹道：“原指望日本人投降可以过太平日子，可是连年内战，上海的物价去年就上涨十多倍，天津今年刚开春就通货膨胀，原

料价格昂贵，捐税繁重，大量通货冲击投机市场，听你爸说，上海已有三千多家大工厂开工率仅仅两成，北平和咱天津的工厂也倒闭十之七八。咱家的日子也快不好过了。”

钱夫人说着话，双手慈爱地抚摸着大儿子的手，不无伤感地说：“看看，这手都变得如此粗糙，像树皮儿似的。儿呀，‘你的脸……天哪，你是不是患病好久了？”

钱一夫叹了口气，轻轻地对娘说：“学校南迁昆明，一过武汉我就不适应那南方的气候，常感冒。到了长沙，我们学校、北大、清华和当地的学校重新成立湖南临时大学，我和桂桂就是在那认识的。桂桂是湘西人，在长沙读书。学校迁到昆明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我们都成了联大的学生。那时我的身体很差，常常咳嗽不停，偶尔还吐血，若不是桂桂体贴入微的照顾，我恐怕看不到日本投降，也见不到妈了。”

钱一夫深情地握了握身边妻子的秀手，桂桂羞涩地抽出手，绯红着脸看了婆婆一眼。“你为什么不去看大夫？”

“去了，大夫说上呼吸道感染已转为肺炎，到处都买不到药。好在桂桂是湘西长大的，小时候看过她奶奶扯草药，她每天清晨都跑到郊外去找鱼腥草和茅儿根什么的，熬着药汤给我喝。”

“那你为啥不到重庆找我们？乱吃树皮草很危险的呀。出了事怎么办？你把妈吓死了。”

钱一夫幸福地望了妻子一眼，说：“没事。吃了桂桂的药汤，我的身子骨才硬朗多了。日本投降的那个月我们结婚了。学校复员回迁时，桂桂怀着小诗快生产了，行动不方便，我们就没有跟学校一道回来。”

说到激动之处，钱一夫又剧烈地咳了起来。钱夫人和桂桂不约而同地伸手给一夫捶背。老夫人盯了桂桂一眼，桂桂慌忙缩回手，心里对老夫人充满了畏惧。

老夫人无意中发现儿子的脖子上、背上有几道伤痕，不由得

惊叫起来：“上帝，你招惹什么了？”

桂桂连忙解释：“到重庆，我们搭‘大道奇’赶往湘西，准备在回来之前先到我娘家去看看我爹，可是车过贵州山岭时，由于车上只有30个座位，却挤了28个大人18个孩子，翻车了。”

“翻车?!”钱夫人惊得差点没喘过气来。吓得桂桂不知怎么说才好了。

钱一夫怕母亲责怪妻子，接口说：“没事，有事我还能和娘坐在车上说话吗？”

桂桂赶紧接着说：“是呀，是呀，好在车是翻在水田里，我们都爬出来了。只是又遇到几个土匪，把我们给抢了。不过他们也没占什么便宜，我们跟他们打起来，我把一夫的药给抢回来了。一夫是帮我时被土匪抓伤的。”

“上帝啊!”老太太惊恐得脸色苍白，几乎晕过去。

钱一夫慌忙扶住母亲，对桂桂说：“别再说了。你要把娘吓死不成。”桂桂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吓得赶紧闭上嘴。

说着话，轿车停到了一座带花园围院的三层洋楼前。

“哥，嫂子，到家了。”钱一谦手勤脚快地从前门下车，打开后门，将嫂子扶下车。悄悄地对嫂子说：“嫂，你真了不起。”

姚桂桂感激地瞧了小叔一眼，诚惶诚恐的心里有了一丝安慰。小叔被婆婆叫了过去。

大厅里一下子涌出许多钱一夫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

姚桂桂紧张地跟在丈夫的身后，小声地嘀咕道：“一夫，你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家有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呀。老天，我该如何是好。”

钱一夫一眼就看到留着胡须，年过花甲仍健步如飞的父亲向他走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地大喊了一声，跑了过去：“爸——”

姚桂桂抱着小诗忐忑不安地望着模样挺威严的公公，不知道自己以后在这所大宅里的命运将会怎样？她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起来。

洋楼里的土媳妇

六十二岁的钱德仁，大步流星地向大儿子钱一夫迎过去。父子俩紧紧地拥抱着。

“儿子，你受苦了。”钱德仁伤感地笑道。看到钱一夫身后站着一位清秀俊美的年轻女子，虽然有些拘谨，但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流露出几分野性和机敏。钱德仁朗朗地笑了：“这是我的儿媳妇吧？嗨，我都当爷爷了还不知道哩。”

钱一夫把躲在身后的妻子推到父亲面前：“爸，这是您儿媳，叫姚桂桂，湘西人，西南联大的同学。”说着又指了指女儿，“这是您孙女，叫小诗，一岁零七个月。小诗，快叫爷爷。”

小诗吓得摇摇晃晃直往爸爸腿后躲。一会儿又好奇地歪着头，眨巴着逗人的大眼睛，望一望长着胡须的爷爷。小模样儿让人一见就怜爱不已。钱德仁高兴地抱起孙女，开心地笑道：“好呀，好呀，咱老钱家三代都生儿，这回可得了个千金。”

钱夫人一旁叹口气：“千金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是要嫁出去。一夫是长子，钱家的家业还指望着他和他的儿子呢。”

“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钱家还有一谦和一实呢。”一位三十来岁，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妇人，牵着一个年约七八岁的男孩，挤过另一位中年妇人，来到桂桂面前，笑盈盈地对桂桂说：“好个俏佳人，南方的水土就是养人。您瞧瞧桂桂的脸模儿，白嫩嫩的像刚上市的白菜蕊儿，俊得让人羡慕。好个桂桂，你可为咱老钱家争了口气，为老爷争了个脸，生了这么个漂亮的洋娃娃。”

钱夫人气不打一处来，正要起身训斥五姨太，老实的三姨太

出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大少爷死里逃生，还添子添福，是咱钱家前世修来的福气。一夫，还没见过老太爷吧，快去拜见老爷子。老爷子想你都想出病来了。”

钱一夫这才想起疼他、爱他的爷爷。在母亲和三姨太的陪同下，他们来到后院看爷爷。看到坐着轮椅的爷爷正由佣人陶妈推着向他走过来。

“爷爷，您这是怎么了？”钱一夫几步上前，跪在爷爷的膝前，含着泪问道。

钱老太爷颤抖着暴着粗筋的双手，不停地抚摸大孙子的平头。含着老泪笑道：“是我孙儿，是我孙儿回家了。傻小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爷爷我八十有三了，早晚要离开你们的。你回家就好，你爸的厂子还需要你去支撑呢。成家了吗？你今年也到而立之年了吧。”

钱一夫忙把身后的姚桂桂和小诗推到爷爷的面前：“爷爷，我成家了。这是您孙儿媳妇，叫桂桂，这是您重孙女，叫小诗。”

姚桂桂跟着叫了声“爷爷”。她已不敢多说话，但是见爷爷的头低得厉害，禁不住问爷爷：“爷爷，是不是您肩背痛了？”

老太爷一乐，心里立刻喜欢上了这个不但貌美，而且心细的南方姑娘。“是啊，老毛病了，坐久一点儿，肩背就酸痛难受。”

“爷爷，我帮您捏捏好吗？”桂桂挽起袖儿，大大方方地过去在老太爷的肩背上捏了起来。

姚桂桂手重了点，疼得老太爷叫了一声。吓得钱夫人忙喊住手。桂桂一笑，说：“没关系的哪，刚开始捏呢，是要疼一点，爷爷您老忍着一点，一会儿就不痛了。”姚桂桂要老太爷忍着点，老太爷笑着点点头。

钱夫人很不高兴，扭头轻声对儿子说：“一夫，你到哪找了这么个没有规矩，不谙事理的野姑娘。”

钱一夫陪着笑说：“妈，桂桂心直口快，但心眼好。请您别

见怪。”

老太爷发话了：“见怪不怪，我都没说孙媳妇，你们操哪门子心。桂桂，你捏得好，好久没这么舒服了，把这儿再捏捏。”

桂桂不知所措，见老太爷仍叫她捏，她只好尴尬地继续为爷爷按摩。

“一夫，你脸色不好，是不是有病？”爷爷关切地询问孙子。

钱一夫答道：“肺病还没好。”

“我房里有药，叫陶妈去拿。”爷爷急了，让佣人去取补药。“不用了，太爷。德仁已亲自去请大夫了，这会儿该到了。”钱太太解释着。她怕老太爷一说又没完没了，见缝插针地说。

“对，对，一夫，快去前院看看大夫来了没有，治病要紧。桂桂，你也快去，别忘记常来后院看看我这老头儿。”老太爷明白事理儿，赶紧让孙子孙媳到前院去看大夫。

一天下来，钱家大宅又恢复了安宁。钱一夫吃了大夫开的药睡下了，姚桂桂没事儿，自个儿好奇地在院子里转悠着。姚桂桂走到正屋大厅，这座房子又高又大，头上是气派的大吊灯，地板亮得照得见人，正堂下两把太师椅与大厅左右两排沙发，全是上等红木雕花，叫人不敢轻举妄动；站在空旷的大厅里，桂桂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渺小。

姚桂桂家在湘西也算是大户人家，可家里除了过年吃大鱼大肉，平时也常是白菜萝卜。家乡没有电灯，老屋子被烟熏得墨黑墨黑的，一年到头满屋子都是熏烟味儿。

姚桂桂没想到自己嫁的是这么一个大户人家。这家的前后大院，足足有背背罗一个寨子大，院里有树林，有水池，有亭子，有花园，还有假山。钱家院里的佣人比主人还多，夫人们一个个都穿金戴银，珠光宝气。房子窗明几净，到处都飘荡着芬芳的香味。

姚桂桂在大厅这里摸摸，那里瞧瞧，看得希奇，玩得新鲜。

“咳……”一声干咳，钱夫人像幽灵似的突然站在桂桂的面前，把桂桂吓了一跳。“妈，我……我只是睡不着随便出来走走。”桂桂赶紧边说边往后门溜去。

“慢走。桂桂，妈也是睡不着，过来坐坐。”钱太太叫住桂桂，示意桂桂坐下。

桂桂怯怯地挪动着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望着婆婆。

“桂桂，今儿个忙了一天，我还没空与你聊聊。父母还好吗？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你父亲做什么营生？”

桂桂拘谨地回婆婆的话：“我家在湘西一个小山寨里。怎么说呢，我们当地有个民谣是这么唱的：‘好个背背罗，山高石头多，人从中间过，手摸两边坡，抬头望山顶，头帕后边落。’我老家出门就见山，上山下山，打柴、碾米，都不用担担，而是用背箩背，所以地名也叫背背罗。我家里没有家佣，只有做农活的长工和短工。家有十几座山，还有几百亩田，我爹在家跟长工们一道种田。我娘死得早，后娘不生孩子，我家就我一个女儿。”

“你们那里既然这么穷，这么闭塞，你爹还让你出去求学？你……你们那里的女子都不包小脚吗？”钱太太盯着桂桂的大脚惊讶地问道。

“我们乡里不包脚。我们寨子从祖辈开始，就对女人特别尊重。寨子里的原始祖萨堂奉供的也是女神，叫萨岁。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最早的祖母，我们那儿从不轻视女人，女人还下田干活呢。姑娘家订了婚，也可以出去玩山的。就是嫁了男人，只要没生孩子，就可以不住在夫家，还住在娘家，照样可以参加行歌坐月，跟别寨的男娃女娃一块儿唱歌，跳舞。女孩儿想做什么事，父母大都不阻拦。我想读书，我爹就送我出门求学。”

钱夫人见儿媳也算是个富家出身，心里好受了些，但还是受不了她那直来直去的性儿和土气，有道是爱屋及乌，不管怎么样，桂桂也是自己的儿媳妇，也只有认了。